

中央研究院專刊
近代史研究所

中蘇外交的序幕

——從優林到越飛——

王聿均著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專刊

中蘇外交的序幕

王聿均著

——從優林到越飛——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再版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專刊(10)

中蘇外交的序幕

定價

精裝本新台幣壹百貳拾元美金叁元伍角
平裝本新台幣壹百元美金叁元

國外郵購另收郵費二成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王 聿 均

編印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址：臺灣省臺北市南港

承印者 和泰打字排版印刷公司

電話：三八一〇三九·三二一五·三五八

序 言

自一九一七年俄國政變，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其窺伺中國的野心，無時或戢。而所用的策略與手段，較帝俄時代，更爲狡詐，更爲毒辣。往往假友好之名，行侵略之實，以反抗帝國主義爲宣傳，以民族自決爲口號，而暗中則驅使其第五縱隊，作積極的滲透，帝俄的蠶食鯨吞，強取豪奪，尙易防範抵禦；蘇俄的挑撥誘煽，離間分化，則極難察覺應付。北京政府與蘇俄進行交涉，屢受欺騙，屢失機先，其原因卽在此。語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蘇俄是我們最兇狠的敵國，對它的政治陰謀，外交詭計，作一番仔細的研究，下一番知己知彼的工夫，是異常重要的。本書的宗旨，卽是根據原始資料，將民國六年至十二年（一九一七——一九二三）一段時期的中俄交涉，加以翔實的、綜合的敘述，並對蘇俄的策略，抽繭剝蕉，加以客觀的、深入的分析。俾國人瞭解蘇俄處心積慮以謀我，計劃早已草立，步驟早已擬定，絕非一朝一夕之事。

本書分爲四部分：一、蘇俄的東進政策與對華外交之試探，二、優林使華與交涉經過，

三、中俄直接談判之醞釀與巴意開斯來華，四、越飛東來與翻雲覆雨。外附結論，作一概括的批評。取材方面，以外交部中俄交涉檔案爲主，輔以當時的報章期刊，旁及中外史家的專書。俄國方面的資料，則多係轉引自諾斯 (Robert C. North)、懷廷 (Allen S. Whiting)、卡爾 (Edward Hallett Carr)、戴林 (David J. Dallin) 諸氏之著作。本書的寫成，歷時一載有半，對史料的蒐集考訂，雖已悉力以赴，然因作者學識譾陋，見聞不廣，舛誤之處，勢所難免。尙冀國內外學者專家，不吝賜教。

又是編之得以完稿，悉蒙郭師量宇之指導、鼓勵與啓發，並承沈耘農先生、李羣陽先生惠予核閱，提供若干寶貴的意見。關於越飛一章，有疑問莫決之處，特請唐德剛、曹介夫兩先生在紐約面詢顧少川先生，荷承詳賜解答。對前輩、師長和朋友們的厚意，謹此併致衷心的無限崇敬與感激之情。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十月

王聿均序於南港舊莊

中蘇外交的序幕 目次

第一章 蘇俄的東進政策與對華外交之試探	一
第一節 蘇俄的東進政策	一
第二節 蘇俄對華外交最早的試探	一三三
第三節 加拉罕兩次對華宣言	四七
第二章 優林使華與交涉經過	七九
第一節 遠東共和國的地位	七九
第二節 優林使華的最初階段——從恰克圖到北京	一〇五
第三節 前期談判——俄事委員會主持時期	一三一
(1) 初度洽商與章、優晤談	一三一
(2) 施、柯談判與租屋、插旗糾紛	一四二
(3) 阿穆爾等地信任狀之提出與劉鏡人接見柯尙寧	一五二

(4) 劉、優會談與優林承諾中國四項條件.....	一五八
第四節 後期談判——外交部直接主持時期.....	一七一
(1) 談判停頓.....	一七一
(2) 談判重開與優林應召返國.....	一七八
(3) 阿格遼夫代理優林職務.....	一八四
第五節 優林與張作霖晤商及再來北京.....	一九〇
第六節 優林使華成敗之分析.....	二〇九
第三章 中俄直接談判之醞釀與巴意開斯來華	二一五
第一節 莫斯科設領與陳廣平抵俄.....	二一五
第二節 中俄直接談判之醞釀——顧維鈞、克拉辛之接觸.....	二二四
第三節 中俄直接談判之障礙——外蒙與中東路問題的糾葛.....	二四二
第四節 巴意開斯來華與協議無成.....	二六三
第五節 各方的態度.....	三〇五

第四章 越飛東來與翻雲覆雨……………三二一

第一節 越飛初抵北京及其活動……………三二一

(1) 越飛使團來華之醞釀……………三二一

(2) 初抵北京與顧、越會談……………三二八

(3) 大肆活動與警憲嚴密監視……………三三三

(4) 遄赴長春與日俄會議之破裂……………三四七

第二節 重來北京與中俄繼續磋商……………三五八

(1) 越飛重來與蘇俄真面目之暴露……………三五八

(2) 北京政府之對策……………三六四

(3) 外交擔保之爭議……………三七六

(4) 蒙古撤兵的爭執與中東路問題之反覆……………三七九

(5) 遠東共和國與蘇俄之合併……………三九五

第三節 最後交涉與施、越會談……………四〇六

第四節	各方對越飛之態度·····	四二四
第五節	離京赴滬與孫、越宣言·····	四四二
(1)	離京赴滬之經過·····	四四二
(2)	孫越宣言之發表·····	四四七
第六節	越飛抵日本及其活動·····	四五八
(1)	熱海「養疴」·····	四五八
(2)	日俄談判及越飛之召回·····	四六六
第七節	中俄會議延宕未成·····	四七七
第五章	結論·····	四九七
附錄	中蘇外交有關大事年表·····	五一一

第一章 蘇俄的東進政策與對華外交之試探

第一節 蘇俄的東進政策

蘇俄對亞洲各國的覬覦，尤其對中國的侵略，實在是處心積慮，有其一定的步驟與策略，決非偶然的。早在一九〇〇年庚子拳亂之際，列寧 (Vladimir Ilyich Lenin) 已將他的注意力轉移到中國方面。這時他正在德國慕尼黑 (Munich) 流亡，創辦「火星報」(Ukpa; Sparks)。著論抨擊帝俄政府藉口義和團事變，出兵干預，侵佔滿洲。並謂沙皇課賦徵兵，動員備戰，用欺詐、擄掠的暴行，來「炫示俄羅斯的文明」，必將遭受中國人的憎恨(註1)。列寧對當時各國在中國的經濟動機，未作進一步的分析，他對中國的實際情形，也缺乏了解。僅是藉此煽動俄人，反抗沙皇的統治，絕非有愛於中國。到了一九〇八年，列寧的論著中，已簡略述及歐亞兩洲間革命的關係，對東方情勢的發展，尤其是印度、波斯、土耳其諸國，倍極注意。對中國亦稍加論列，他認為「由於所知太少，及多次革命活動，均發生於不同地區，故對中國實際的運動，迄今尙難作任何明確的認識。然特別自日俄戰爭以後，新的

精神 (new spirit) 與歐洲的思想 (European ideas)，無疑的在中國逐漸增長，因此中國的變動，進一步發展為自覺的民主運動，殆為不可避免之事」(註二)。這一段話，說的極為露骨，列寧看到中國革命思潮的蓬勃，未嘗不想從中利用，其侵略中國的腹案，此時當已大致擬定。辛亥革命成功，清帝遜位，此時布爾塞維克的前身「俄國社會民主黨」(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 在捷克舉行會議，對中國的革命表示歡迎，宣稱「中國革命的深長意義，導致亞洲的自由，並予歐洲資產階級的霸權以打擊。本會暨俄國的勞動者，茲表深切的興奮與充分的同情，向共和的中國致敬。並對支持沙皇政策的俄國自由黨加以譴責」(註三)。這段文字極富煽惑性，而且對辛亥革命的性質儘量加以曲解。列寧對有關中國革命的問題，尤為注意，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屢次為文論述中產階級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地位，民族主義的影響，農民的條件，以及「跳越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直接自封建制度進入社會主義的可能性」(註四)。從他的論調中，足證其居心叵測。早已釐訂了俄國「十月革命」後侵略中國的計劃藍圖。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五日，列寧在「涅瓦明星」報第十七期，刊載孫中山先生所著「中國革命底社會意義」一文，並撰文加以「註解」(註五)，

他一方面盛讚中山先生的政綱爲真正熱心共和，是「一個偉大民族的偉大理想，不僅不滿傳統的束縛，嚮往自由與平等，而且對中國傳統的壓迫者展開抗爭」，並將辛亥革命與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革命相比擬（註六）。但另一方面却認爲清廷雖被推翻，政治與經濟秩序的再建並未達成，中國的中產階級亦未能鞏固其力量（註七），並誣蔑中山先生的觀點純係「空想」，誣蔑中國的民治主義者儘先介紹以歐洲資本主義爲基礎的「反動理論」(reactionary theory)（註八）。觀列寧的言論，前後矛盾，難以自圓其說，其險毒的用心可知。他又談到中國勞動者的活動，略稱：

「中國愈落後於歐洲、日本各國，則愈加深其衰弱的徵兆與國內的腐敗。惟有藉革命羣衆的豪勇，才有可能使其革新復元。在政治方面，勝任的創建中國的共和政體，在土地方面，經過土地國有的階段，獲得資本主義者加速的發展。不論它是否將會成功，那是另一樁問題。不同的國家在它們中產階級的革命中，所產生的民治主義的水準，亦各不相同，並且含有最富變化的組合。中國的局面勢將由國際情勢與國內相當的社會力量來決定……最後，因爲在中國類似上海的都市的數目將增加，中國勞動階級也將增長

起來。那或許會形成某個或另一個中國社會民主工黨(Chinese 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它在批評孫逸仙博士小資產階級空想和保守的觀點之時，必將細心的辨別、保護和發展它的政治和土地綱領底革命民主的核心 (revolutionary-democratic core)。(註九)。

列寧的這一段話，可說是他將來對華政策綱要的草稿，也就是侵略中國的戰略基本原則。他的要點有四：第一、支持孫中山先生與中產階級的改革者，反對君主的與半封建的集團。第二、發展純粹的中產階級革命，到達一種土地均分的計劃。第三、加速資本主義的轉變。第四、假借中國勞動階級的名義，製造所謂「中國民主工黨」，實際上就是後來的中國共產黨，用以反對並破壞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運動，使之變質(註一〇)。這就是列寧爲什麼一面想利用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旗幟，一面又誣蔑中山先生的政綱爲「空想和保守」的理由。由此可見列寧早在一九一二年已擬訂了在中國製造叛亂，進行顛覆的具體計劃。同年十一月八日，他復爲文評述中國各種政治的團體稱：

「國民黨是在華南最活動、最進步、發展最速的政黨，它的主要支柱是農民集團，它

的領袖們是留學海外的知識階級，由於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與農民的聯合，贏得中國自由的勝利。未被勞動階級政黨所領導的農民，能够保持其民主主義的論點，來反對只待良機到來便轉向右方 (to move to the right) 的自由黨人嗎？此點在最近之將來即將獲得證明」(註一)。

他企圖在中國製造「勞動階級政黨」來篡奪國民黨辛苦締建的共和政體，從這段話裏，已作了赤裸裸的自供，列寧對中國的陰謀和野心，可說是昭然若揭，較諸帝俄時代沙皇的惡毒，有過之而無不及。

自然，列寧不僅注意中國局勢的演變，同時也密切注意其他的東方國家。這與他夢想赤化世界的全盤戰略息息相關。列寧認為要想實現以俄國為中心的共產統治，必須澈底摧毀資本主義的國家，此即所謂「世界革命」。歐洲各強國為資本主義的中心，自是列寧進行顛覆最主要的目標。他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的階段」(Imperialism is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由於資本主義過度的發展，形成了向外擴張的帝國主義，廣土眾民資源豐富的東方各國，積弱不振，遂備受歐洲列強的掠奪與壓榨，如果能煽起東方被壓迫民

族的反抗運動，先造成一種民族革命，定可予列強以致命的打擊，加速資本主義的崩潰（註一二）。列寧基於此種觀點，深信鼓動東方各國對帝國主義鬭爭，攻其側背，實為最有效的捷徑。所以他高倡「民族自決的原則」（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嗣後一切的主要言論，都是根據此點加以引伸與發揮。他曾企圖提醒「第二國際」（The Second International），鼓動殖民地的憤怒，以促其反抗英、法、日本各國的可能性。他時常加重的指出「佔絕對多數的亞洲人切望獲得有力的領導，來反抗外國的剝削者」。並且說：「四萬萬落後的亞洲人在中國的革命中獲得自由與政治生命的醒覺。也就是說，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渡過沉睡的狀態，步入光明、行動與奮鬥之中」（註一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一九一四年五月），渠復以「論民族自決權」為題，強調「在東歐及亞洲，中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開始於一九〇五年」。「連續發生於俄國、波斯、土耳其、印度、中國的革命與巴爾幹戰爭，形成一不斷的連鎖，將落後地區民族對抗它們的封建勢力與外國壓迫的運動，聯合一致」。「中產階級民主運動整個序列的覺醒，其目的在創建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的政府，此種事實的關鍵，只有盲目者才會視而不見」（註一四）。列寧於一九一五年業已看出中東與遠東各民族在與

歐洲資本主義全面對抗中的重要性，他的策略是藉着呼籲和平，反對強權兼併，提倡民族自決等動聽的言詞，極力鼓吹，以爭取弱小國家的同情（註一五）。一九一六年四月，協約國與同盟國劇戰方酣之際，他號召其黨徒對「中國、波斯、土耳其各國爭取民族自由的中產階級民主運動予以決定性的支持，假如它們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革命戰爭，有所需要的話，並應加以援助」（註一六）。同時則惡意的詆譏這些國家的政府是「最原始的、中世紀的」，「腐敗而落後的」，其用心不問可知。同年八月，他更露骨的說：「在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與次殖民地的國家，進行民族戰爭，非僅可能，且係不可避免之事。這些國家（中國、土耳其、波斯）幾乎有十億人口，也就是說，超過全世界人口的半數。這些國家爭取民族自由的運動，或已強烈進行，或已發展成熟。每個戰爭都是其他政治手段的延長，殖民地的民族自由政策將繼續演成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殆亦難免」（註一七）。繼而論及「民族戰爭的成功，或需要被壓迫國家龐大數目的居民結合一致，共同努力（譬如印度和中國已有數萬萬人口）；或須視國際形勢居於一種特別有利的環境組合之下（譬如，當帝國主義干涉的力量，被消耗、戰爭和它們相互的敵對所削弱）；或在一個強權與中產階級的對抗中，無產階級的力量

同時興起（從無產階級勝利的觀點上看，最後的一個情況是可欲的，最有利的）（註一八）。從這一段話中，列寧將他的野心，毫無掩飾的暴露出來。他口蜜言甘，說的非常漂亮動聽，探其用心，則係藉東方各國日漸覺醒的民族意識，蔚為反抗西方列強的運動，不但使其後方失守，並可予以致命的打擊，由此可知列寧倡言「民族自決」，主張「援助殖民地區的民族革命運動」，都是用以削弱或澈底擊潰資本主義國家的手段，並非有愛於亞洲各民族。尤有進者，他冀圖乘瑕蹈隙，在東方各民族革命運動洶湧澎湃之際，暗中在各地區製造第五縱隊，培植或扶持所謂「社會民主工黨」（即土著的共產黨），從事篡奪各國民族革命所獲得的成果。對中國是如此，對波斯、阿富汗、印度各國，莫不皆然。這是列寧一石兩鳥的惡毒策略，俾便實現其赤化全世界的迷夢。布爾塞維克黨在俄國奪得政權之後，其對東方的外交政策，雖因時因地，略有異同，而大體不出列寧理論的範疇。

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國「二月革命」發生時，列寧仍在瑞士蘇黎支（Zürich）流亡，聞訊急欲返國，英法不允假道。旋偕其重要黨徒季諾維夫（G. Zinoviev）等，取道德境，於四月中旬返抵彼得格勒，積極活動。十一月七日，列寧指使其黨徒暨「工人赤衛隊」，在彼得